

最大气的古风悬爱作家  
“凤今”年度巨献

她，高智商、低情商，高冷，  
生平爱好验尸、断案、杀敌、解谜。

他，千古大帝，喜怒难测，深沉隐忍，  
看似昏君，实则明君，平生心愿——  
教不懂风情的她懂得儿女情长。

当他遇上她，传奇就此开启！

凤今  
◎著

YI PIN  
WU ZUO

下

一品仵作



一品仵作



# 一品件作

YI PIN  
WU ZUO



凤今  
◎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一品件作 : 全2册/凤今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  
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462-9

I. ①一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22891号

书 名 一品件作  
作 者 凤 今  
出版 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 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 
责任 编辑 姚 丽  
文字 编辑 风染白  
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470千字  
印 张 32.5  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,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62-9  
定 价 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录

CONTENTS

一 品 件 作

第十一章	军中受封	253
第十二章	人肉排骨	276
第十三章	孤军深入	300
第十四章	大漠地宫	317
第十五章	卿本红妆	347
第十六章	以心相许	368
第十七章	班师回朝	395
第十八章	无头雪人	420
第十九章	真假使节	457
第二十章	可愿嫁我	490



## 第十一章 军中受封



暮青转身，她离元修最近。

这是她与他第一次相见，他在战马之上，披甲胄战袍，宛若战神；她在人群前方，一身伤痕，眉眼被血糊住，不见容颜。

“都在，好样儿的！”元修下马，望着五人道。

鲁大和老熊咧嘴直笑，章同和韩其初不由得挺直了背脊。

唯暮青问：“大将军从何处来？我们有一人持鲁将军的兵符回葛州城请援，敢问大将军路上可曾遇见此人？”

元修望向暮青，那眸望人一眼，便让人觉得如观星河灿烂，如见云天万里。

“你是周二蛋？”元修笑问。

“是，大将军怎知？”

新军一路行军，定有军报往来边关，她行军途中之举，鲁大应飞信报与元修了，但此时章同也在，他为何一眼便能认出她来？

元修眼底忽起欣赏的笑意，抬手一拍她的肩膀，“那小子说了，第一个问他死活之人定是你。不枉他飞马疾驰一昼夜，腿都磨破了。”

暮青眉心微蹙，随即松开，月杀没事就好。

她那细微的神情没逃过元修的眼，他手一抬，见掌心沾着些半干的血，笑意顿敛，“受伤了？军医！”

“在！”一声高喝传来，随即马蹄声起，驰来一人。那人是个少年，玄衣黑甲，肤色黝黑，目光如铁，若不出列，哪有人能瞧出他是军医？俨然便是精骑队中一先锋小将。

这少年是吴老的弟子，名叫齐贺，年纪虽轻，医术却颇为高明。

暮青不敢让他治伤，说道：“伤不要紧。下俞村那边有马匪的弓手，大将军赶在他们前头了，这些弓手如今不知到哪儿了，还是探一探的好。”

“来村中前便有斥候去探了，我来了一切就交给我，你们安心养伤。”元修一笑，那眉宇叫人想起大漠翱翔的苍鹰。

暮青却只想皱眉，正在想如何躲过这治伤的事去，忽见一名精兵挤过人群，来到元修身边，附耳低声报了一句。

元修转头，眉头深锁。

暮青见了，脸色也跟着一沉，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元修望来，眸中生出异色。

暮青道：“我看得懂唇语。”

刚才那精兵所报的是下俞村发现了百名马匪弓手，但人都死了，且头颅都被人斩了去！

下俞村，家家户户紧闭着门，寂静犹如死村。

村前道路上一派森然景象，地上横七竖八倒着百余无头尸，身上穿着马匪的衣服，手上拿着弓，背上背着箭筒。一具具尸身皆趴在地上，腔子朝着众人来的方向，像一个个匍匐在地的朝圣者，只是没有了头。

血染红了村路，风里裹着浓郁的血腥气，这景象虽不比上俞村伏尸如山的惨状，却因一致的死法而显得更森然，更恐怖。

“有火把吗？点起来。”暮青一人去了路上，将百余无头尸大致看了一遍。

“死亡姿势一致，俯卧位，头朝上俞村，手中都握着弓，背后箭筒的箭数都一样，死亡时没有一支箭拿出来搭在弓上，或者落在地上，说明这些人是同时被杀的，对方下手很快，根本没有给他们反抗的机会。不要说反抗，这些人死前连反应都没有。如果知道有敌袭，他们定然会转身，死时会有人头朝后方，或者别的方向，可是看看这些人，队形一致，血泼洒的方向一致，说明所有人都是在一瞬间被杀，且是从背后被袭击。对方不仅是高手，而且要做到同时杀百人，人数也不会少。”

暮青只看了一眼便推测出了人被杀时的情形，元修目光微亮，但听她所言，眉宇又有些沉。

暮青蹲在地上，眉头也皱着。

案发现场会说话，是现场告诉她以上的推断，但她想不通。

同时杀百人，这怎么可能？

世上也许有高手能做到此事，但让她想不通的是，村子路窄，百余人走在村路上，一排只有三人，这是一条长队，凶手从背后杀人，也许能做到一击杀死最后一排人，但如何能做到一击杀死三十多排人？

怎样的高手能做到此事？她想不通，除非所用的武器特殊。

这时，火把点了起来。

暮青检查尸身的伤口时，忽然愣了。

火光照着百来具尸身，除了头颅不见了，尸身不见任何伤口，即是说，这百余马匪都是被一击毙命，致命伤就在脖子上。

她起先以为，凶手是在杀人后才斩去马匪头颅的，但是火把的光亮一照，她发现这些尸身脖子上的创口边缘都呈同一种状态：后颈处的皮肉内缩，喉口处的皮肉向外扯出，有一些碎肉散落在血迹里。

这说明这些马匪不是在死后才被斩下头颅的，而是被一种高速的手法所杀，只有速度和惯性才能使创口边缘呈现出这种状态。

凶手没有那么麻烦地杀人斩头，而是直接把人头割下带走了。

凶杀案件中，凶手将被害者的头颅斩下带走，通常只有几个目的：一是掩盖被害者的身份，二是与被害者有特别的仇恨，三是出于某种变态的目的。今晚的事，以上三点都不像。

这百余人穿着马匪的衣衫，手拿弓箭，往上俞村而去，身份很明显，斩去头颅也无法掩盖。若凶手与马匪有特别的仇恨，上俞村一日夜的苦战，来了数百马匪，凶手为何不去杀那些人，偏偏选这一百人？至于变态的目的，收藏一百个马匪的头颅？有可能，但为何偏偏是今晚，又为何偏偏是在这百名弓手准备伏杀他们的时候？

凶手杀了这些人，无论目的是什么，今夜在上俞村苦战的他们五人都是受益者。

这不能不让人往一个方向想：凶手出手杀人，为的是救他们。

可为何要在杀人后带走马匪的头颅？她只能做出一个猜测，那就是为了隐藏杀人的兵刃。

因为假如此时的村路上，百具尸身躺着，头颅飞出一地，很容易猜出这些马匪是被人一击削掉头颅的，那么所用的兵刃很有可能被看出来，毕竟高速的杀人兵刃在这个时代很少见，肯定很特殊，特殊到一旦兵刃被人看出来，做下此事的人身份就会暴露。

带走头颅，为的是混淆视线。

那么，既想救他们，又想隐瞒身份，武艺高强，兵刃还特殊到可以暴露行此高

速杀人之事的人，会是谁？

答案呼之欲出。

暮青低着头，指尖触在那冰冷的腔子创口边缘，月光落在她的肩头，姿势像是在抚摸，西风在村路上呼号，忽添一股诡气。

“尸身……”就在村头路上等待的人都露出古怪的神色时，暮青开了口。她验尸断案向来果断，这一次不知为何有些犹豫艰难，“尸身上没有其他伤口，所有人都是一击毙命，创口齐整，是被杀后才被斩断头颅的，对方是职业杀手。看来这些马匪……仇家不少。”

暮青低着头，半张脸沉在阴影里，没有人看见她微微闭起的眼。

她故意错报了被害者的死亡方式，被杀后才被斩下头颅和一击削掉头颅，对凶器的推断会相去甚远。

她诱导了查找凶手的方向，指向了马匪的仇家。

这些行为都违背了她的职业道德。

两世，她都以天下无冤为理想，从没有想过替凶手隐瞒罪案的事有一日会发生在她身上。今夜之前，她是不能容忍罪案的人，今夜之后，她不配再有“阴司判官”之名。

但，她并不为今夜的决定后悔，谁让做下此事的是他的人。

只有他的影卫用的兵刃是细丝，只有这类兵刃才有条件做下今晚之事，只有他才会救她。

他远在江南，远在汴河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却依旧解了她今夜之险。从这些人尸僵的程度和今夜那为首的马匪焦急的神态判断，这些弓手早该到了上俞村才是。人迟迟未到，是因为早就被杀了。

这些人死在西北军精骑先锋到来之前，今夜救了她的人，其实是他……

她不知他在西北有多少影卫在，这些人又在何处潜伏暗藏，但既然这些人在西北，想来必有用处。今夜为了救她，他冒着暴露的风险，动用了暗处的力量，她怎么忍心将他的势力推出来？这些人为了今夜之事动用，谁知日后需不需要重新安排，又会耗费他多少心血？

他耗去这些心血，只为千里之外救她一命，她便为他舍了那“阴司判官”的名号又如何？

“对方是职业杀手，没留下明显的线索。这条村路很窄，又是土路，尸体伏在地上，血掩盖了很多痕迹，加之探查时破坏了现场，就算有一些线索也已经看不出来了。”暮青起身，做此陈述就表示今夜之事要成为永久的疑案了。

元修蹙眉深思，他并未亲眼见识过暮青的断案能力，因此并不为她只提供了这



点线索而失望，事实上，她提供的线索不少：凶手是从背后杀的人，有瞬杀百人的功力，杀人后斩下头颅带走了。

他只是一时想不出西北地界上有哪些人符合这些推断。

鲁大、老熊、章同和韩其初也跟了过来，四人都觉得暮青今夜结案结得有些快，但她的本事他们都领教过，她既然如此说，那便是错不了了。

“会不会是胡人？”鲁大猜测，见元修转头看来，他才道，“这事儿跟马寨有关，昨天晚上才知道的，还没来得及送军报给大将军，回去再说。”

“好！今夜就在村中歇息，且回去。”元修道。

众人得令，便要随他一同回上俞村。这时，后头忽闻马蹄声，一名精骑驰来，下马便报道：“报！报大将军，马寨有异动，有马匪自寨中逃出，斥候队将人抓来审了，得知匪寨的大当家、二当家、三当家、教头等二十三名大小头目今夜全部被杀，头颅皆不翼而飞，马寨已大乱！”

元修眉宇微沉，一瞬间仿佛夜风忽冽，星河疏散，见了飞雪。

“传令！出寨的马匪杀无赦！探探有无密道，将出路都堵了，不得使一匪流入乡里！”

“是！”那精兵得令，上马疾驰而去。

“一定是胡人！”鲁大道。马寨那大当家常与一黑袍人夜里相见，那黑袍人为他提供战马，那些战马又颇像胡马，这事儿怎么瞧都是马寨预谋之事败露，一寨头领被人灭口。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先回上俞村，那村长家里还留着四个马匪，大将军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“好，回村！”元修道。

暮青走在最后，抬头望着西北的夜空，目光却向着江南。

从今往后，她再不是自己认为的那般刚正之人。

但，无悔。

村长家中有六间房，村长父子住了两间，元修和鲁大一间，老熊和韩其初一间，章同和暮青一间，还有一间住着齐贺和精骑队的都尉，其余人都分散在村中百姓家中住下。

回村之后，暮青治伤之事再无可避，她便干脆不避了，直言不喜人治伤，要了盆温水便要自己处理伤口，并请无关人士出去时顺手关门。

“我不懂你为何有军医不用！”齐贺气坏了。

“我孤僻。”

齐贺一口血闷在喉口，孤僻？从未听过这等理由！

“你脾气冲，影响我心情。”暮青放下烤好的剪刀，这个理由够了不？

齐贺眼前发黑，军中不比家中，受了伤有得治能保住命就不错了，谁还管心情？这小子咋这么难伺候？

从未被人这般嫌弃过，齐贺一时难以接受，再不多言，甩袖愤然离去。

门口，章同一脸苦笑，问：“真的不用帮忙？我……我可以不看。”

“不看如何帮忙？”

章同顿时无话，明白她总要顾及清誉，于是沉默了片刻，叹道：“那你处理吧，我在门口守着。”

插好房门，暮青将被褥掀了挪去一旁，端过水盆，拿来巾帕、剪刀、伤药、铜镜和烛台，放下帐子，进了床榻。

她身上有两处刀伤，一处在左肩，一处在右后腰。她拿起剪刀将衣衫剪了，暗红的血块衬得肌肤格外白皙，铜盆里的水渐成鲜红颜色，巾帕被一次次丢进水里，又被一次次拿起敷在肩头和腰上，直到伤口上的干血化开，暮青才将那粘在伤口上的衣衫碎片揭下。

那衣衫碎片上连着层皮肉，带着药膏和化开的干血，钝刀割肉般的痛，让暮青肩头渐起一层细密的汗，莹莹一片。伤口被敷得发白，周围的皮肉需要剔掉才能上药。

暮青挑了把从未杀过人的解剖刀，放在火上烤了烤，一手执镜，一手执刀，慢慢割向肩头。

烛光映着暖帐，本是窈窕影，添了刀光色……

元修和鲁大的屋里砌着暖炕。

西北八月的天儿，夜里却不生火，炕头上置了张矮桌，上头放着军报，元修和鲁大各坐一旁，就着灯火看军报。

那四名马匪已经审过了，绑去了柴房，有人看着。

元修低头瞧着军报，火苗照着眉宇，忽明忽暗。半晌，他将军报往桌上一丢，道：“不是胡人。”

“不是？”鲁大也丢下手上的军报。

“若是胡人，杀寨中匪首尚说得过去，杀下俞村百名弓手却说不过去。”

鲁大怔了怔，抬手摸向下巴，没摸到胡子，他有些不习惯，略显烦躁，“娘的，那是谁干的？杀匪首的和杀弓手的显然是一拨人，这到底是在帮咱还

是在捣乱？”

杀了下俞村那些弓手，正巧救了他们的命，看起来像是在帮西北军。可是，那些人又杀了马寨的匪首，那匪首他们还想着抓活的，审出战马的来路、他们的目的和那黑袍人的身份，如今人都死了，线索全断了！

“许是为了帮咱们。今夜我若不来，寨中匪首一死，马匪群龙无首，定不会再有人有心思来上俞村杀你们。”

“帮咱们？那干啥神秘秘的不肯露脸？”

“理由很简单，不想叫咱们知道身份。”元修笑道。

“啊？”鲁大有些不相信，“帮咱还隐姓埋名？”

帮他们就说明对西北军没敌意，那有啥好遮掩的？

元修也一时想不通西北地界上有哪路人马帮了西北军却不想留名的。

鲁大道：“反正匪首死了，啥都不好查了。那些马到底从哪运进来的？这事儿不查清，晚上睡觉都得睁只眼！”

五六千匹来路不明的战马就这么出现在了西北军后方，这叫人怎么睡得着？

“那些马不是胡马，体态相似，却不及胡马的野性，跑起来步幅也小些，但也不是咱们军中战马，瞧着是新培育出来的。自年前战事起，边关便一直戒严，胡人探子有法子进来，马却不能，五六千匹，纵然分了几批，目标也太大。应是趁着战事，咱们的心思都在前方，悄悄从后方运进来的。”元修轻描淡写道。

“后方？”鲁大被这猜测惊住，“这咋可能？养马得有马场，西北的马场都在官府登记了。再说这么多马，想偷偷养着，不叫咱发现也不可能啊！”

“未必是西北，也可能是青州。”元修道，眸底清光刺人眼，身在农家屋中，那目光却似须臾千里，已在西北之外。

“青州？”

“不然呢？你以为呼延昊有本事深入青州，那些机关短箭他也有本事一个人扛去？”

鲁大不说话了，他还真没把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考虑。

“青州定有助他之人，匪寨之马，虽非胡马却有胡马血统，此事与胡人脱不了干系。马养在西北会被咱们发现，青州却非咱的地界，青州十万山，草原、谷地、盐湖、深山，都是养马的好去处。”元修轻轻敲着桌上军报，下了定论，“青州，须查！”

屋里一时静了。鲁大狠皱着眉头，大将军一来，事情的方向便清晰了，但总叫人心头明朗不起来，仿佛嗅到了阴谋的味道。

若青州真有人帮着胡人蓄养战马，助胡人深入大兴腹地，便有通敌卖国谋反之嫌。

西北军死守边关十年，多少将士血染沙场，是谁在他们身后通敌卖国！

鲁大眉头沉沉，屋里气氛凝滞，只闻烛火噼啪声。过了会儿，元修低头拿起桌上的军报，屋里又多了翻阅军报的声音。

这晚，暮青和章同睡一屋，章同打了地铺。两人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，起来时发现元修已不在，听闻是去了匪寨，昨夜有精骑八百里加急赶往新军营帐，命新军开往匪寨与西北军会合，行剿匪之事。

元修本在边关主持战事，月前他一箭废了勒丹王的右臂，勒丹五万铁骑退回乌尔库勒草原以北，王帐生乱。

那几日，老狄王病重，帐下五位王子，除了呼延昊未归，其余四人在王帐外吵了好几日，王位之争一触即发，狄人十万铁骑撤回王帐，以防事变。

五胡三十万大军几日之内撤了一半，大军退出百里，驻扎在乌尔库勒草原边缘。

元修布置完边防后，这才有时间抽身来接新军。他先前接到鲁大的军报，得知有三拨打探马寨消息的斥候失踪，赶来时带了不少精兵同行，没想到半路碰到来葛州城求援的月杀，得知了上俞村有险。见月杀腿上有伤，元修便命他在后头随大军慢行，自己领着百人精骑先锋先行赶去救人。

军令难违，月杀这日早晨才到上俞村。

村中正有精兵在搬运马匪的尸体，堆积如山的尸体、喋血的村路、烧得发黑的村墙，都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昼夜的艰难和惨烈。村口，一名少年负手而立，遥望着远方一匹驰来的战马。

月杀翻身下马，一点儿也瞧不出腿受了伤。

那名在村口等他的少年立得笔直，也瞧不出负着伤，只是那身宽大的衣袍罩在身上，远远瞧着仿佛一夜之间瘦了许多。晨阳落在少年肩头，战后的苍凉满了村路，苍白晕染着脸颊，添了瘦弱。

两人相望，各自无言，都还活着比任何言语都让人心安。

两人去了村头坡上，暮青道：“多谢。”

步惜欢远在汴河行宫，无法预料她有上俞村之险，他应是将影卫的调用权给了月杀，昨夜下令杀下俞村百名弓手和匪寨头目的人应是月杀，他的决定救了他们的命，这一声谢她必须要说。

“不必谢我，谢主上吧。”这女人太聪明，但也太迟钝！

“我虽是刺部首领，但西北的影卫我并无调动之权。临行前，主上给了我在西北便宜行事之权，也给了我一封手信，命我不知如何行事时再打开。”月杀袖口一抖，一只锦囊已在掌心。

暮青接过来，那锦囊很精致，松香雪绣，里面一方素绢，上面墨迹殷殷，只有八个字：若她有险，以她为先。

那笔迹乍一看藏锋敛颖，首尾却隐见凤舞龙飞，颇有古今长在，乾坤凛然之势。见字如见人，暮青望着那八个字，忽觉难过。坡下有精兵经过，她垂下袖口，掌心里一幅手信揉握成团，那被揉了的、成了团的，却不知是谁的心。

月杀看着暮青一张面无表情的脸。她不知道这些西北的影卫耗费了陛下多少心血，但他知道，他知道这些力量一旦大动便要重新布置，所以在去葛州城报信的路上，他有些犹豫要不要调动这部分力量，也不知要保留多少才能既保住她，又不伤陛下在西北的心血。其实，他现在还在后悔那晚打开了这只锦囊，打开的结果便是毫无保留。

“还有十天。”月杀冷不丁地道。

暮青有些茫然。

月杀恨恨咬牙，“月末！”

月末是月杀定时往汴河传递消息的日子。在青州山里时，他说过，她若有什么要与步惜欢说的，可以写信交给他。可是，那个月末她没写。

手信还在暮青手里，月杀却先下了土坡，往村长家中去了。

暮青在外头吹了会儿风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了才回去。

回到屋里，暮青提笔，却许久未落。

写什么？

谢谢？千里寄一个“谢”字，她不觉得她是那么无聊的人。

军报？此事定有人做，她不觉得自己需要多此一举。

诉衷肠？她两辈子加起来也学不会感性。

笔提了落，落了又提，总觉得有什么想说，但又化不成字，纠结了半晌，终是负气丢了笔。

一封信而已，怎么比尸单难写这么多？

再面目全非的尸体她都能寻到蛛丝马迹，理清头绪，可一封信而已，她心里这长了草一样的感觉怎么就理不清呢？

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，她才来到桌前重新提笔，几笔便成一书，待墨迹干了，折好出了门，寻了机会给了月杀。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开棺验尸、查内情、慰亡灵、让死人开口说话——这是件作该干的事。

暮青干了。

西北从军、救主帅、杀敌首、翻朝堂、覆盛京、倾权谋——这不是件作该干的事。

暮青也干了。

但是，她觉得，这些都不是她想干的。

她这辈子最想干的事，是剖“活人”。

剖一剖世间欺她负她的小人。

剖一剖嘴皮子一张就想翻覆公理的贵人大佬。

剖一剖御座之上的千面帝君——步惜欢。

可是，她剖得了死人，剖得了“活人”，剖得了这铁血王朝，却如何剖解此生真情？

他说：“你若埋骨西北，这天下便伏尸百万！”

她说：“今日之后，我定走向高处，与你同担人世艰险朝堂诡秘，终有一日要这天下无冤，吏治清明！”

待山河裂，烽烟起，她一袭烈衣卷入千军万马，“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，不欺，不弃。欺我者，我永弃！”

风雷动，四海惊，天下倾，属于她一生的传奇，此刻，开启——

# 一品件作

